

THE FIN
DETAI
Harlan Cobe

潘多拉的救赎

[美] 哈兰·科本 / 著
杜蕾蕾 / 译

美国三代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
最喜欢的推理小说作家

《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的伯乐

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同时包揽国际最权威的
爱伦·坡奖 沙姆斯奖 和 安东尼奖 的美国作家

第一位入选图书奥斯卡（英国年度图书奖）的美国人
作品已经至少以32种语言出版，每部作品均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

米隆·波利隆系列 6

哈兰·科本
悬疑推理作品

THE FINAL
DETAIL

潘多拉的救赎

[美] 哈兰·科本 / 著

杜蕾蕾 /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THE FINAL DETAIL by Harlan Coben.

Copyright © 1999 by Harlan Coben

All rights reserved.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or mechanical,including photo copying, recording,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except where permitted by law.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Delacorte Press, New York,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s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2-375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多拉的救赎 / (美) 科本 (Coben, H.) 著; 杜蕾蕾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 8

ISBN 978-7-5534-0060-0

I. ①潘… II. ①科… ②杜…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8876号

潘多拉的救赎

作 者	[美] 哈兰·科本
译 者	杜蕾蕾
责任编辑	周海莉 奚春玲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12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科: 010-84242008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ISBN 978-7-5534-0060-0

定价: 28.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3109269

一如既往，此书献给安妮。



Chapter 1

米隆伸展四肢，躺在一个身穿惹火比基尼、美得摄人心魄的黑发女人身边，他的手里没有撑伞，只拿着一杯热带饮品。碧蓝清澈的加勒比海水轻轻拍打着他的双脚，沙滩白得耀眼，天空一片晶莹的纯蓝，如同上帝的帆布，阳光温柔而灿烂，感觉就像瑞典式按摩的舒适再加上白兰地的醇美。然而，米隆的内心依旧沉浸在强烈的悲痛之中。

据他估计，他们两人在这座天堂般的岛屿上已经待了大约3个星期，米隆没有心思计算天数，他想泰瑞斯也同样如此。这座岛屿如同吉利冈岛¹一样偏远——没有电话，但阳光充足；没有汽车，却相当奢华。当然，既不像鲁滨逊·克鲁索的条件那样艰苦，也不如他所面对的环境那样原始自然。米隆摇摇头，新的环境只能改变表面，改变不了内心世界。

在海天交接处，一只游艇劈开犹如蔚蓝色锦缎的海面，拖曳着一条白色的浪花朝他们迎面驶来。米隆看到它，心头不由得一紧。

他无法确切地说出他们究竟身处何方，不过这座岛屿确实有一个名字：圣酒神节岛——是真的，这就是它的名字。它是这座星球上的

¹ 译者注：电影《吉利冈岛》中的荒岛。

一小块陆地，属于一家大型邮轮观光公司。岛的一侧开辟有供邮轮乘客游泳、烤肉的场所，让他们享受一天“私人的岛屿天堂”。私人，就是只有这些邮轮乘客以及其他2500名游客挤在短短的一段海滩上，是啊，私人的岛屿，如同酒神节一样欢乐的岛屿。

然而，米隆所在的另一侧海岛却完全不同。这里唯一的房产属于邮轮观光公司的CEO，那是一种茅草屋和庄园相混合的建筑产物，方圆一英里内唯一的人是一名佣人。整座海岛的人口数约为30人，全部是邮轮观光公司雇佣的看管人。

游艇熄灭引擎，慢慢漂近。

泰瑞斯·科林斯拉下博雷太阳镜，皱起眉。在过去的三周里，除了庞大的邮轮——它们拥有相当敏感的名字，比如“情感”“狂喜”或者“G点”——没有一只船在他们这段海滩游弋。

“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我们在这儿？”她问。

“没有。”

“也许是约翰。”

约翰就是前面提到的邮轮观光公司的CEO，他是泰瑞斯的朋友。

“我觉得不是。”米隆说。

米隆和泰瑞斯·科林斯相识已经有……呃，三周多一点的时间，泰瑞斯正在“休假”，暂时离开她那相当高调的工作——CNN的黄金时段新闻女主播。他们两人都被好心的朋友硬拉去参加一个慈善舞会，相见时立即彼此吸引，仿佛他们共有的不幸和伤痛是吸引力强大的磁铁。这段激情有一个勇气十足的开端：抛掉一切，远走高飞，与你觉得有吸引力而几乎素不相识的人一同消失。两人都没有退缩，12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圣马丁岛，又过了24小时，他们来到了这里。

米隆这一生共与四个女人上过床，即使在一夜情蔚为时尚、与性有关的疾病尚未广泛流行的年代，他也一直洁身自好，从来不为单纯满足生理需求而性交，也从来不把性与爱、责任分开对待，但是这一次的逃离却出乎意料地没有让他觉得不妥。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要去多久——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给爸爸妈妈打过电话，告诉他们不必担心，不过这等于要他们长出腮在水里呼吸。他给埃斯波兰萨发了一个传真，将他们现在共有的公司——MB运动经纪公司全权委托给她，他甚至没有给温打电话。

泰瑞斯看着他：“你知道这是谁。”

米隆没有说话，他的心跳加速了。

游艇愈行愈近，前面的一扇舱门打开了，正像米隆担心的一样，温跨出门，走上甲板。惊恐让米隆无法呼吸，温从不随意拜访别人，如果他在这儿，那就说明一定出了什么事。

米隆站起来，恐惧仍然紧紧攫住他，令他无法呼喊，于是他挥挥手，温对他微微点头。

“等一下，”泰瑞斯说，“这不是那个世家子弟吗？他们家族拥有洛克—霍恩证券公司，是吧？”

“是的。”

“我采访过他一次，在股市暴跌的时候，他有一个长长的、华丽的名字。”

“温莎·霍恩·洛克伍德三世。”米隆说。

“对，是个古怪的家伙。”

她真应该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英俊得一塌糊涂，”泰瑞斯继续说，“是那种家世显赫、生活奢华、生下来手里就握着一根银质高尔夫球杆的人。”

仿佛为了印证她的话，温抬起一只手，捋了捋金发，微笑起来。

“你们两个有个共同之处。”米隆说。

“什么？”

“你们都认为他英俊得一塌糊涂。”

泰瑞斯仔细看着米隆的脸，“你要回去了。”她的话音里带着一丝领悟。

米隆点点头：“否则温根本不会来。”

她握住他的手，自从慈善舞会结束后的三个星期以来，这是他们之间首次出现的柔情时刻，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两个单独待在海岛、有性接触的恋人，从未分享过温柔的吻、轻盈的爱抚和深情的话语——但是他们的感情是为了遗忘和生存：两个站在碎石堆上的绝望的灵魂，没有兴趣重建一座殿堂。

大多数时间里，泰瑞斯一个人长久地散步，而米隆则常常坐在沙滩上，有时也健身或者读书。他们一起吃饭、睡觉、做爱，除此之外，任由彼此独处——如果不能说治愈——至少暂时不去想血淋淋的伤口。他看得出，她也是心碎之人，最近发生的某件事重重地打击了她，留下深入骨髓的伤痛，可是他从未问过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她也沒有探究米隆的悲伤。

在他们这段小小的情事里，这是一条未说出口的规则。

游艇抛下锚，停在海里，温跨入一只小摩托艇，米隆静静地等着，身体的重心不断地在两只脚之间轮换，尽量让自己鼓起勇气。当摩托艇离海岸足够近的时候，温关掉发动机。

“我的父母？”米隆喊道。

温摇摇头：“他们很好。”

“埃斯波兰萨？”

温微微犹豫了一下：“她需要你的帮助。”

温小心翼翼地踩进水里，仿佛希望水能承载他的体重，让他浮在上面。他穿着一件领尖带纽扣的白色牛津衬衫，一条颜色鲜艳得几乎可以驱逐鲨鱼的利莱·普丽兹短裤，真是游艇雅皮。他的体格偏于单薄，可是前臂的皮肤下肌肉虬结，如同卷曲盘绕着一条条铁蛇。

温靠近的同时，泰瑞斯站了起来，温欣赏着眼前的美女，眉目间却完全没有色迷迷的表情，在米隆认识的人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教养。他微笑着握握泰瑞斯的手，两人互致问候，接着是虚假的微笑和毫无意义的寒暄，片刻之后，泰瑞斯告辞，朝屋里走去。

温专注地看着她翩然离去，然后说了一句：“出众的臀部。”

“你是在说我吗？”米隆问。

温的双眼仍然热切地盯着，呃，目标，“在电视上，她总是坐在弧形的桌子后面，”他解释道，“别人怎么也猜不出她有这么出众的臀部。”他摇摇头，“真是遗憾。”

“是啊，”米隆说，“也许她应该在每次播报时站起来几次，转过身，弯下腰，诸如此类。”

“算了吧。”温快速瞟了米隆一眼，“做爱时拍过照片吗？或者录像？”

“没有，只有你才会做这样的事，”米隆说，“或者极端疯狂的摇滚明星。”

“真遗憾。”

“是啊，遗憾，我明白。”出众的臀部？“那么，埃斯波兰萨究竟出了什么事？”

泰瑞斯终于消失在门内，温轻轻叹口气，转向米隆：“那辆游艇需要半小时的时间加油，然后我们就乘它离开。介意我坐下吗？”

“发生了什么事，温？”

他没有回答，只是坐在一张躺椅上，放松脊背，双手抱在脑后，交叉起脚踝。“我得说，当你抓狂的时候，你总是采用很奢侈的方式。”

“我没有抓狂，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

“嗯哼。”温望向远处。一个念头闯进米隆的脑海：他伤害了温的感情。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不过可能真是这样，没错，温是个傲慢的贵族，不爱交际，可是，他也是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两人自从进入大学就没有分开过，可是米隆却连电话都不打一个就跑了。在很多方面，温没有别的朋友。

“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米隆虚弱地说。

温仍然一动不动。

“可是我知道，如果发生状况，你总有办法找到我。”这是真的，温有海底捞针的本领。

温摆摆手：“无所谓。”

“埃斯波兰萨出了什么事？”

“克鲁·海德。”

米隆的第一个客户，一个处在棒球职业生涯衰落状态的候援投手，惯用右手投球。“他怎么了？”

“他死了。”温说。

米隆感到膝盖一软，任由自己跌坐在躺椅上。

“在他自己的住所中了三枪。”

米隆垂下头：“我以为他已经走出阴影了。”

温没有说话。

“埃斯波兰萨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温看看手表：“现在，她很有可能因他的死而被捕。”

“什么？”

温又陷入了沉默，他讨厌重复说过的话。

“他们认为是埃斯波兰萨杀了他？”

“很高兴看到假期还没有磨钝你那锋利的推理能力。”温偏着脸，迎着阳光。

“他们有什么证据？”

“凶器，这是一个，还有血迹、纤维。你有防晒霜吗？”

“可是怎么会……”米隆仔细看着好朋友的脸，然而像往常一样，上面没有泄露出任何线索。“是她做的吗？”

“我不知道。”

“你问过她吗？”

“埃斯波兰萨不愿和我谈话。”

“什么？”

“她也不愿和你谈话。”

“我不明白，”米隆说，“埃斯波兰萨不会杀任何人。”

“对此你非常肯定，是吗？”

米隆吞咽一下，他曾经以为前不久的经历能够帮助他更好地理解

温，温杀过人，事实上，他经常杀人，现在米隆也做了同样的事，他以为他们之间会产生一种新鲜的联系，然而没有，恰恰相反，共同的经历正在他们之间形成一条崭新的裂缝。

温看看手表：“你为什么不去收拾行李呢？”

“我没有什么要带的。”

温指指房子，泰瑞斯站在那边，默默地看着他们。

“那就和出众臀部小姐道别，我们出发吧。”

Chapter 2

泰瑞斯穿着一件浴袍，斜靠在门口。

米隆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最终只是说了一句：“谢谢你。”

她点点头。

“你想和我一起走吗？”他问。

“不。”

“你不能永远待在这儿。”

“为什么不能？”

米隆想了一会儿：“你知道拳击吗？”

泰瑞斯嗅了嗅：“我是不是嗅到了明显的以运动作比喻的味道？”

“恐怕是的。”他说。

“哈，请讲。”

“整件事有点像拳击比赛，”米隆开始阐述，“我们一直在弯腰、下蹲、闪躲，试图避开对手，可是我们不能一直闪避下去，最终不得不挥拳出击。”

她做了个鬼脸：“天啊，这个比喻真缺乏说服力。”

“即兴发挥。”

“而且不准确。”她补充一句，“试试这个，我们体会到了对

手的威力，被狠狠地打倒在地，我们设法站了起来，可是双腿仍然麻木，眼前仍然一片朦胧，如果再经受一记重拳，比赛就会结束，这个时候，继续闪避是更好的方法，不要被击中，希望能支撑更久。”

说得有道理。

他们陷入沉默。

米隆说：“如果你来纽约，给我打电话，我们……”

“好。”

沉默。

“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泰瑞斯说，“我们会在一起喝酒，或许还会上床，可是感觉不再相同，别扭得要死，我们会假装重新在一起，可是甚至不会互送圣诞贺卡。我们不是恋人，米隆，甚至也不是朋友，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可是我仍然心存感激。”

一只鸟儿开始鸣叫，海浪吟唱着温柔的歌曲。温站在沙滩上，双臂交叉，身体一动不动，展示着极大的耐心。

“好好生活吧，米隆。”

“你也是。”他回答。

米隆和温乘着摩托艇向游艇驶去，一个船员把手伸给米隆，米隆握住，跃上甲板。游艇开动了，米隆站在甲板上，海滩越变越小。他斜靠着一根柚木围栏，整条船为深色调，奢侈豪华，全由柚木装饰。

“给你。”温说。

米隆转过身，温掷给他一罐“优呼”，这是米隆最喜欢的饮料，有点像苏打汽水与巧克力奶的混合物。米隆笑了：“我已经3个星期没有喝这个了。”

“戒断期症状，”温说，“一定非常痛苦。”

“没有电视，没有‘优呼’，我能活下来真是奇迹。”

“是啊，你简直是在过苦行僧的生活。”他回头看看海岛，又补充了一句，“哦，是经常做爱的苦行僧。”

两人都沉默了。

“我们多久之后能够回去？”米隆问。

“乘船航行8小时，”温说，“一架飞机在圣·巴特等着我们，飞行大约需要4小时。”

米隆点点头，他摇摇饮料罐，“砰”地打开，痛饮了一大口，转身面对海水。

“对不起。”他说。

温没有理会，或者，这句话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游艇加快了速度，米隆闭上眼睛，任由喷溅的水花轻柔地抚摸他的脸颊。他想起了克鲁·海德，克鲁不信任经纪人——按照他的说法，那些人“离流氓只差一小步”——所以，他让米隆为他谈判合约，尽管当时米隆只是哈佛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在谈判的过程中，米隆对经纪行业产生了兴趣，接着，MB运动经纪公司应运而生。

克鲁是个招人喜欢的麻烦虫，他毫不掩饰地追逐美酒、女人和音乐，更不要说任何可以让他的手、鼻子、静脉兴奋的东西了。克鲁从不参加他不喜欢的宴会，他是个脾气暴躁的大个子，然而内心却像可爱的泰迪熊，他拥有孩子气的英俊，以及老套的大男子主义态度。他是个魅力无穷的人物，人人都喜欢他，甚至包括邦妮——长期忍耐他的妻子。他们的婚姻就像一个飞去来器，她把他扔出去，他在空中盘旋一阵，然后她又把他抓回手里。

克鲁似乎渐渐在退步，米隆无数次帮他从麻烦中脱身——服用违禁药物停赛、受到酒后驾车指控等。他变得骄傲自大，膨胀到了魅力的尽头。后来，扬基队将他交换过来，对他进行严格的试训，给他最后一次重整旗鼓的机会。克鲁生平第一次进了康复中心，并开始参加酗酒者互诫会，他的快球也恢复到了时速90英里以上。

温打断他的思绪：“你想听听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不能肯定。”米隆说。

“哦？”

“上一次我就搞砸了，你警告过我，可是我不肯听，很多人因我而死，”米隆感到泪水涌上眼眶，他竭力忍了回去，“你不知道结果

有多么糟糕。”

“米隆……”

米隆转向他的朋友，两人四目相对。

“战胜自己。”温说。

米隆哼了一声——一分是啜泣，两分是自嘲的笑：“你从不安慰我。”

“也许你更喜欢我说一些毫无用处的陈词滥调，”温说着，转了转酒杯里的液体，浅尝一口，“请在以下的选项中做出一个选择，之后我们再继续：生活很艰难；生活很残酷；生活毫无目标；有时候好人不得不做坏事；有时候无辜的人会死。是的，米隆，你搞砸了，可是这一次你会做得更好；不，米隆，你没有搞砸，这不是你的错；每个人都有临界点，现在你知道了自己的极限。我可以停止了吗？”

“求你了。”

“那么，让我们开始谈克鲁·海德。”

米隆点点头，痛快地喝光了那罐“忧呼”。

“我们的大学老友各方面都进展得很顺利，”温说，“他的投球很棒，家庭生活似乎也很幸福，他通过了药物测试，每天很早就回到家中。然而，两个星期前，当一次出人意料的药物测试得出阳性结果后，一切全都变了。”

“什么药物？”

“海洛因。”

米隆摇摇头。

“面对媒体，克鲁什么也没有讲，”温说，“可是私底下，他声称这个测试是预先安排好的，有人在他的食物里捣鬼，诸如此类。”

“你怎么知道？”

“是埃斯波兰萨告诉我的。”

“他去找过埃斯波兰萨？”

“是的，米隆，当克鲁得知自己没有通过测试时，自然会去他的经纪人那里寻求帮助。”

一阵沉默。

“哦。”米隆说。

“我不想细述MB运动经纪公司目前的惨状，我只能说，埃斯波兰萨和大辛蒂尽力了，可这是你的公司，客户们雇的是你，很多人对你的突然消失非常不满。”

米隆耸耸肩，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会在意的。“就是说，克鲁没有通过测试。”

“他立刻被停赛，媒体蜂拥而至，他失去了所有的商业合约，邦妮把他扫地出门，扬基队开除了他。走投无路的克鲁一次次地去你的办公室，埃斯波兰萨告诉他，她也联系不到你，他每去一次，怒气就上升一级。”

米隆闭上眼睛。

“4天前，克鲁在办公室外遇到了埃斯波兰萨，更确切地说，是在基尼车库。他们发生了争执，言辞激烈，据目击者称，克鲁一拳打在她的嘴上。”

“什么？”

“第二天我见到了埃斯波兰萨，她的下巴肿了，几乎无法说话，可她还是挣扎着告诉我别管闲事。我只知道，如果不是马里奥和车库的其他几个工作人员把他俩分开，还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在他们被拉开的时候，似乎埃斯波兰萨还嚷嚷着‘等着瞧，你这个王八蛋’之类威胁的话。”

米隆摇摇头，这毫无道理。

“第三天下午，有人发现克鲁死在他在李堡租住的房子里。”温继续说，“警方调查到了他们争吵的事，然后申请了一系列搜查令，在你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凶器，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

“我的办公室？”

“是的，MB公司的办公室。”

米隆再次摇头：“这一定是陷害。”

“嗯，也许是。克鲁公寓的地毯上还发现了与MB公司相符的纤维。”

“纤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克鲁去过办公室，可能是他从那里带回家的。”

“嗯，也许是。”温重复了一遍，“可是公司汽车后备厢里的血迹解释起来大概要困难些。”

米隆几乎跌倒在地：“金牛车里有血迹？”

“是的。”

“警方有没有证实那是克鲁的血？”

“血型相同，DNA测试需要数周的时间。”

米隆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埃斯波兰萨用过那辆车吗？”

“每天都用。根据电子收费记录，谋杀发生后1小时内，那辆车穿过华盛顿大桥回到了纽约。我说过，他在李堡被杀，他的住处距离大桥大约两英里。”

“这太疯狂了。”

温没有说话。

“她的动机是什么？”米隆问。

“警方还没有查出确切的动机，可是他们提出了数种可能。”

“比如？”

“埃斯波兰萨是MB运动经纪公司的新合伙人，她被留下来负责所有的业务，而公司最早的客户马上就要拂袖而去。”

米隆皱起眉：“这个动机实在站不住脚。”

“他最近袭击过她，也许克鲁把自己遇到的所有麻烦全都归咎于她，也许她想报复，谁知道呢？”

“刚才你说过，她不愿和你谈话。”

“是的。”

“这么说来，你问过埃斯波兰萨这件事？”

“是的。”

“然后呢？”

“她告诉我她能控制局面，”温说，“她要我联系你，还说不愿同你谈话。”